

帝国主义是森林和热带草原的纵火犯

1986年2月5日于巴黎国际树木和森林会议

本文是托马斯·桑卡拉在巴黎第一届保护树木和森林国际会议上的讲话。它发表在1986年2月14日的《非洲十字路口》杂志上。

毫无疑问，我的祖国布基纳法索是这个地球上为数不多的有理由称自己为、并将自己视为二十世纪末人类仍在遭受的所有自然灾害的缩影的国家之一。

八百万布基纳法索人民在过去二十三年里仿佛已经痛苦地将这一现实化为了自身命运的一部分。他们亲眼目睹了自己的父母子女因饥饿、饥荒、疾病和无知而死去，数百万人因此丧生。他们眼含泪水，眼睁睁地看着池塘和河流干涸。自1973年以来，他们目睹了环境恶化，树木枯死，沙漠以惊人的速度入侵。

据估计，萨赫勒地区的沙漠正以每年七公里的速度推进。只有看到这些现实，人们才能理解和接受这场合法的斗争。这场斗争爆发于1983年8月4日晚，以布基纳法索民主和人民革命的形式爆发，并在漫长的岁月中逐渐成熟。

在这里，我只是一个谦卑的代言人，代表那些曾经被动地目睹自己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消亡、如今不想再坐以待毙的人民。自1983年8月4日以来，水源、树木和生命（如果能够不仅仅是生存的话）一直是领导布基纳法索的全国革命委员会所有行动的根本和神圣要素。

在这方面，我还要向法国人民、法国政府，特别是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先生表示敬意，感谢他们提出这一倡议，这体现了一个始终向世界开放、对世界苦难感同身受的民族的政治智慧和远见卓识。

布基纳法索地处萨赫勒地区中心，将始终充分赞赏那些与其人民最切身利益完全一致的倡议。我们不会抱着玩玩的心态；只要有必要，我国就会积极参与其中。

近三年来，我国人民，布基纳法索人民，一直在与沙漠的侵蚀作斗争。因此，他们有责任来到这个讲台上，谈谈他们的经验，也从世界各地其他民族的经验中获益。近三年来，在布基纳法索，每一次的喜事——婚礼、洗礼、颁奖典礼、重要人物的来访等等——都要举行植树仪式来庆祝。

为了迎接1986年新年的到来，我们首都瓦加杜古的所有中小學生亲手制作了3500多个改良炉灶，并将它们送给了自己的母亲。这还不包括妇女们在过去两年里自己制作的8万个炉灶。这是他们为减少柴火消耗、保护树木和生命而做出的贡献。

每个人能否购买或仅仅是租用自1983年8月4日以来建造的数百套公共住宅中的一套，严格取决于他们是否承诺种植一定数量的树木，并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精心呵护它们。那些获得了这些住所却不履行承诺的人已经被赶了出去，这要归功于我们保卫革命委员会的警惕，而那些恶毒的造谣者却乐于系统地、片面地诋毁这些委员会。

在全国范围内，我们在两周内为250万名9个月至14岁的儿童（包括布基纳法索和邻国的儿童）接种了麻疹、脑膜炎和黄热病疫苗；在为首都20多个此前缺乏饮用水的地区打了150多口水井，确保了他们的饮用水供应；在两年内将识字率从12%提高到22%之后，布基纳法索人民继续为建设绿色布基纳法索而胜利地斗争。

在为期15个月的人民发展计划（这是我们在等待五年计划期间的第一个项目）中，我们种植了1000万棵树。在村庄和已开发的河谷中，每个家庭每年必须种植100棵树。

我们对砍伐和销售柴火的工作进行了重新组织和严格监管。这些措施包括要求砍伐者必须持有木材商人卡，前往指定的木材砍伐区，以及确保对砍伐森林的地区进行重新造林。今天，布基纳法索的每一个城镇和村庄都拥有自己的树林，这复兴了一种古老的传统。

由于人民群众的责任意识的提高，我们的城市中心已经摆脱了牲畜游荡的困扰。在我国农村，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將牲畜定居在一个地方，以此作为促进集约化畜牧业的一种手段，以对抗无节制的游牧。

所有纵火烧毁森林的犯罪行为都将受到审判，并由村庄的人民调解法院进行处罚。要求种植一定数量的树木是这些法院发布的处罚措施之一。

从2月10日到3月20日，将有35000多名农民（合作化村民小组的干部）参加关于经济管理、环境组织和维护等科目的强化基础课程。

自1月15日以来，布基纳法索一直在开展一项名为“人民收获森林种子”的大规模行动，目的是为7000个村庄苗圃提供种子。我们将所有这些活动概括为“三大战役”。

女士们，先生们：

我的目的并不是要毫无节制地、过分地赞扬我国人民在保护树木和森林方面的革命经验。我的目的是尽可能明确地谈谈布基纳法索人与树木之间关系发生的深刻变化。我的目的是尽可能准确地见证在我的祖国，布基纳法索人民与树木之间深厚而真诚的爱是如何诞生和发展的。

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我们相信，我们正在根据萨赫勒地区的具体方式和方法，运用我们在这方面的理论构想，为解决当前和未来威胁着全球树木的危险寻找解决方案。

我们的努力以及聚集在这里的整个社会的努力，你们的经验和我们的经验，必将保证我们在拯救树木、拯救环境，简而言之，拯救我们自己的生命的斗争中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各位阁下，女士们，先生们：

我来到你们面前，希望你们能参与一场我们不能缺席的战斗中来，我们这些每天都受到攻击的人，我们这些等待着奇迹出现的人，等待着绿色的希望从敢于说出必须说的话的勇气中升起。我来到这里，是为了和你们一起对大自然的严酷表示痛惜。但我也来到这里，是为了谴责那些自私自利、给他人带来不幸的人。殖民掠夺摧毁了我们的森林，却没有丝毫想过要为我们的子孙后代补充森林资源。

对生物圈肆无忌惮的破坏仍在继续，野蛮而凶残的掠夺仍在陆地和空中进行。对于所有这些排放废气的机器所造成的杀戮，无论怎样说都不为过。那些有技术手段找到罪魁祸首的人没有兴趣这样做，而那些有兴趣这样做的人又缺乏技术手段。他们只有自己的直觉和内心深处的信念。

我们不反对进步，但我们不希望这种进步是无组织的，并且罪恶地忽视了他人的权利。因此，我们要申明，与沙漠化作斗争就是为了在人、自然和社会之间建立平衡。因此，这首先是一场政治斗争，而不是命运的安排。

作为环境和旅游部的补充，我国设立了水利部，这表明我们希望清楚地阐述问题，以便能够解决问题。我们必须努力寻找财政手段来开发我们现有的水资源——钻井作业、水库和大坝。在这里，我要谴责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强加给我们的单方面合同和苛刻条件，这些条件使我们在这一领域的项目注定要失败。正是这些令人望而却步的条件导致了我国国家沉重的债务负担，并消除了任何有意义的回旋余地。

无论是似是而非的马尔萨斯主义论点（我断言非洲仍然是一个人口不足的大陆），还是那些冠冕堂皇、被充满蛊惑性地称为“重新造林行动”、实则只是一种度假的伪行动，都无法提供答案。我们和我们实际遭受的苦难就像那些秃头、肮脏的狗一样被人唾弃，它们的哀号和哭泣打扰了制造和贩卖苦难的人的平静生活。

这就是为什么布基纳法索已经提出并继续建议，将用于征服其他恒星和行星的巨额资金的至少1%，作为补偿，用于资助拯救树木和生命的项目。我们没有放弃希望，希望与火星人的对话能够让我们重新征服伊甸园。但与此同时，作为地球人的我们，也有权拒绝在地狱或炼狱里的二选一。

用这种方式解释：我们为树木和森林而斗争，首先是一场民主和人民的斗争。因为少数林业工程师和专家的徒劳无益的大惊小怪是无济于事的！一大批论坛和机构再怎么诚恳可敬，再怎么煽情激愤，也无法让撒赫勒重新变绿，因为我们缺乏资金钻取100米深的饮用水井，而钻取3000米深的石油井的资金却并不缺乏！

正如卡尔·马克思所说，住在宫殿里的人和住在小屋里的人的想法和思维方式是不一样的。这场保卫树木和森林的斗争，首先是一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因为帝国主义是纵火犯，它放火烧毁了我们的森林和热带草原。

各位阁下，女士们，先生们：

我们依靠这些革命斗争原则，以便让富裕、欢乐和幸福的绿色占据其应有的位置。我们相信革命的力量，相信它能够阻止我们国家的死亡，并为它开创一个光明的未来。

是的，树木和森林带来的问题是个人、社会和自然之间平衡与和谐的问题。这场战斗是可以打赢的。面对这项艰巨的任务，我们决不能退缩。我们决不能对他人的苦难袖手旁观，因为沙漠化的蔓延已经不再有国界之分。

如果我们选择做建筑师，而不仅仅是工蜂，我们就能赢得这场斗争。这将是意识战胜本能的胜利。蜜蜂和建筑师，没错！如果这句话的作者允许，我想把这个双重类比扩展为三重类比：蜜蜂、建筑师和革命建筑师。

要么祖国繁荣，要么以身赴死。我们必胜！

谢谢大家。